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琴台客聚 潘國森

四言聯格律

「對聯」與「聯句」有細微差別。

單句對聯要求上聯（出句）仄收（最後一字仄聲），下聯（對句）平收（最後一字平聲）。

聯句可以是長篇詩歌入面的兩句，如果押仄聲韻，也可以反過來出句平收、對句仄收。

我們先從四言聯句入手，每句後面列出各字平仄。《千字文》：「金生麗水（平平仄仄），玉出崑岡（仄仄平平）。」這是四言聯最嚴格的平仄要求：「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對仗方面，金對玉是礦物類，二者同類。生是「生產於」而出是「出產於」，二者同義。麗水對崑岡是地名對。

四言聯平仄可以放寬為「可平可仄，可仄可平」，當中的「可」是選用平聲或仄聲都可以，也就是平仄不限。再寬是「可可可仄，可可可平」，但是出句不可以四連仄（仄仄仄仄），對句也不可以四連平（平平平平）。

仍以《千字文》為例：「日月盈昃（仄仄平仄），辰宿列張（平仄仄平）。」日月辰宿都是天上的星體。月有盈虧，昃是日過午。列和張都有排列佈置的意義，我們在地上觀天，星辰看來是恒定不動。

還有句內先對，然後句間才對得上。如：「海鹹河淡（仄平平仄），鱗潛羽翔（平平仄平）。」海與鱗、鹹與潛、河和羽、淡和翔四組單字的詞性都對不上，這裡是海對河（地理類）、鹹對淡（事物性味）、鱗對羽（動物類）、潛對翔（動詞）。海鹹先對了河淡，鱗潛先對了羽翔，然後「海鹹河淡」才對得上「鱗潛羽翔」。鱗泛指有鱗片的動物，在這裡專指魚類，故能潛泳。古人的「動物分類學」不及現代動物學的精細，傳說中的動物龍和實有的穿山甲都有鱗片，與所有魚類都屬「鱗蟲」，龍則被視為「鱗蟲之長」。「羽」在此泛指有羽毛的鳥類，鳥類叫「羽蟲」，傳說中的鳳凰被視為「羽蟲之長」。《千字文》是重要的蒙學經典，研習起來可以有深淺不同的層次。讀者諸君如曾背熟《千字文》卻未有師長逐句詳解，就會錯過了許多內容。此所以學《千字文》應該用老辦法，讓小孩先背誦，內容詳解則宜待日後。筆者又來假公濟私一番，介紹各位一讀拙作《潘註千字文》**（見圖）**，今回最新版有青年學者楊浩石博士逐字逐句的審訂。

《千字文》是長篇四言詩歌，當中有聯句押仄聲韻，如：「似蘭斯馨（仄平平平），如松之盛（平平平仄）。」似對如，同義。蘭對松，草木。斯對之，虛詞。馨對盛，形容詞。

此下再談「煉字」。因為有了平仄規範，詩人要說一件事，還要選同義詞來遷就。以香港（平仄）為例，若要平聲收，就改用「香江」（平平）。不想每次都一成不變，還可以說「爐峰」（平平）。香港島的太平山又名香爐峰，故常有用「爐峰」兩字代表香港。因為曾被英國殖民統治，香港與九龍之間的一片深水，叫作「維多利亞港」來紀念維多利亞女王，所以還有「維港」（平仄）可用。

至於「中國」（平仄），則可以用中華（平平）、華夏（平仄）、九州（仄平）、神州（平平），甚至冷僻一點的赤縣（仄仄），因為「赤縣神州」是中國的古稱之一。

下回談五言句的平仄格律。 **〈對聯入門〉之四**

思旋天地 思旋

團結一致，全球抗疫

來勢洶洶的新冠肺炎病毒席捲全球，成為全球大流行之疫症。原本世界焦點在中國的疫情狀況，殊不知轉眼間美國紐約卻成了疫情的「震央」。其實，歐洲意大利、德國、英國及西班牙等疫情同樣震驚世界，皆因無論是發達國家或發展中的新興國家也好，正所謂「疫情無國界」、「疫情無階級」，至今為止，全球大多數國家及地區均受感染，而不少名人都成了確診者。貴如英國王儲查爾斯、哈佛大學校長等，都感染確診了新冠肺炎，令人憂心忡忡。

為了應付病魔的挑戰，保護國人的健康安全起見，各國都實行各種措施來應付：世界各地紛紛「封國封城」，英國全民居家隔離、禁兩人以上聚會，新加坡關閉娛樂場所減少聚集等，無非都是為了禁止聚會，以免出現相互感染。似乎，全球全民都進入了緊急狀態。其實，人人都以保命為首要，因有生命才能幹一番事業，過幸福生活。有些國家可能箇中有苦衷，因為醫務設備嚴重不足夠，未能滿足患者的需要，導致其國人反對之聲不斷。

號稱世界最大強國之美國，今年是選舉之年，眼見如此大難來臨之際，美國股市道指暴跌數千點，所以當局急忙推出多項經濟救市的方案，聯儲局幾度減息至零利息，再無新招，最後只能另出一招「無限量寬」救經濟，再加上美國國會通過撥款逾二萬億美元，其中包括向合資格的成年國民派錢一千二百美元，以解苦困，果然，此相繼措施出台後，美國股市似乎已止跌回穩了，也令世界各國的股市和投資者信心平穩不少。一向大言不慚的總統，揚言封城了的市場復活節前將復市。此話當真？不妨拭目視之。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出席G20峰會視像會議，並在會上發言強調全球各國應該堅定信心，協力合作，團結一致，攜手戰勝這場疫戰。事實上，習主席年前倡議的世界命運共同體已在這次無硝煙的戰爭中體現了其重要性。另一方面，各國應該分享防控做法，相互供應防疫品。而中國實事求是，以身作則，援助了近百個國家及地區，並向世界介紹了中國治療新冠肺炎的各種方案，特別提到中西醫結合治療的體制和做法。

中國經驗是「兩手抓」，一手抓防疫，一手抓經濟。習主席在G20會議中呼籲各國減免關稅，取消貿易壁壘，公開市場，振興經濟之同時要關注供應鏈及生產鏈，共同分享防控防疫及經濟等信息共享。據說，在G20會議後發表共同聲明，表示正向全球經濟注入五萬億美元資金以應付疫情對社會、經濟和金融的影響。致使全球各人看到了黎明前的曙光，彷彿迎來了春天的希望。

心窗常開 潘明珠

兩種選路 殊途人生

童話大師安徒生在他的自傳中說：「人生就是一個童話。充滿了流浪的艱辛和執着追求的曲折。」我想，每個人的人生旅途，都不一定平坦通暢的，有時我們會穿越崇山峻嶺，有時會走進充滿挑戰的叢林；當你像童話故事的主角那樣，站在人生的分岔路上，你每一次選擇，走的每一步，都會影響你日後的路向和結果。

我自小受父親影響，喜愛閱讀，在閱讀中感精神富足，雖少時家貧，亦苦中有樂；父親對工作的積極態度和投入，也令我知道事事不可怠惰，少時努力學習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好好完成學業，未來才有希望。父親宅心仁厚，心繫家鄉，且扶掖後進，常幫助人，他早年薪酬微薄，也把大部分儲蓄捐出來，為鄉下建小學和村童的球場。母親有時微言嘆息，覺得父親太樂觀，太為親朋着想而忘卻自己，結果累了自己，一生捱苦的多。

閱讀格林童話《兩個旅行家》**（見圖）**，講述性格迥異的兩個主角：裁縫和鞋匠，到大城市去碰機會找工作；快樂的裁縫隨遇而安，惜他沒為自己做好設想和準備，旅途中不幸受到大創傷；另一方面，性格陰險無情的鞋匠則帶備足夠乾糧，不怕千里迢迢途中餓壞，並施計害裁縫。故事情節離奇曲折，峰迴路轉，被挖去眼睛的裁縫用露水清洗，竟重獲光明！手藝高超的裁縫，深得大眾歡心，接到好多工作，終於國王也任命裁縫做皇宮的裁縫。

我想起父親有點像那個性格開朗及樂觀的裁縫，他擁有純潔的心靈，雖一生遇上不少波折，但做了很多好事，種了美好的果，得到其他人欣賞。記得在爸爸的喪禮上，我的瓊表妹語重心長感慨說：「你爸爸生前做了很多好事，全依靠他的無私奉獻，我家的兄弟姐妹才能出頭，我們才有今天的好生活，真要非常感謝和懷念他啊！」

有金句說：「播種一個行動，收穫一個習慣；播種一個習慣，收穫一個性格；播種一個性格，收穫一個命運。」聰明的讀者，我們一起來想想：要有怎樣的行動、習慣和性格，才可以得到美滿的人生呢？大家會怎樣選擇呢？

是的，我希望當我們將來老了，驀然回首時，知道自己一生沒錯誤飄泊，沒走入陰霾荒蠻地，而是勤懇踏實地愈走路愈寬，憑着善良愛心，走向美好芳香的花園，那麼便可以無悔一生了。

翠袖乾坤 余似心

個人自由與集體權利

新冠肺炎病毒大流行，執筆之時全球確診人數達五十萬，死了超過二萬人。各國都實行封閉防疫，勸告國民留守家中，法國還出動軍人截查和票控違反禁令者。絕大部分國家都全力對抗病毒救治國民。

有些歐美國家在這方面並未見成效，確診人數最多的意大利，當初政府要求最嚴重的倫巴第地區人民留家時，大批人還跑到街頭抗議，認為此舉有違人權，限制了他們的自由。被形容為「佛系抗疫」的英國，仍批准每天外出一次做運動，有說是怕被視違反人權，但寬鬆的規定令地鐵每天擠滿了人。美國人在其總統天天自吹自擂有能力抗疫但不影響經濟下，不少人掉以輕心沒戴口罩外出。

確診和死亡人數急升的國家有些是以資本市場為先，人民習慣視個人自由和權利高於集體衛生和別人的權利。香港大批歐美留學生回來後，有些不顧家居隔離令和政府勸喻減少社交活動，以致確診人數一下子大幅增加。有說他們是受了歐美那個人主義習性所影響，忽略了別人的權利。

中國內地在短短兩個月把嚴峻的疫情控制下來，其中有賴國民願意犧牲個人利益，以集體權益為先。這段日子人人都不易過，但終歸捱過了！當時被西方社會抨擊我們封城和密封式管理不人道、限制人身自由、剝削人權等等。事實證明個人的犧牲保住了大部分人的性命，沒了生存機會，一切的所謂自由和權利都是空談。西方人不明白何以十四億中國人有這麼大的耐力，要知這是中國人的傳統個性，為集體利益而活，個人權利為次；社稷為先，這是幾千年的儒家思想和教育，他們是無法明白，也無法做到。一如中國人不明白歐美人為何不戴口罩，為何要抗議！

一場致命病毒讓我們同時學會了許多，學會全國上下一心保民生的重要；學會隨時面對危機管理；學會顧及別人的生存權利；學會尊重別國的制度、信念和決定；學會世界一體，互愛互助！

網人網事 狸美美

人類「消失」之後

新冠肺炎疫情擴散，全世界都被迫減少出行。據台媒報道，全球甚至有10億人需要居家隔離，再加上自覺宅家的，一時間，各地「人跡罕至」。但讓人類有點意外的是，自己的「消失」並沒有造成這個世界的沉悶，因為動物出來了。

1月31日，武漢封城一周，有人拍到一頭野豬在長江大橋上發力狂奔，人間煉獄與牠無關，牠只是真正地享受「速度七十邁，心情是自由自在」。高樓大廈水泥橋的背景和牠撒歡的身姿，構成了非常魔幻的一幕；2月底，全國各地已封閉交通多日，同一時間：四川雅安寶興縣315國道上，一隻野生大熊貓慢悠悠沿着國道散步，從容有度，毫不驚慌；山東省長島綜合試驗區大欽島鄉南村海域，有漁民發現一隻野生白江豚在海面上嬉戲；在吉林向海保護區，比丹頂鶴還要珍貴的世界瀕危物種、國家一級保護動物金雕罕見現身；廣東陽江首次發現全球瀕危鳥類黑臉琵鷺，而且一出現就是60隻；四川和青海多地都拍到了雪豹和金錢豹出沒的蹤跡；3月初，山東濟南千佛山南路的大街上，有市民拍到3隻孔雀在街上溜躂；而最新的動物新聞是兩隻野生狐狸進入人類生活圈，江蘇南京有一隻狐狸闖入一間幼稚園，而另一隻則是武漢大學珞珈山上的網紅狐狸「珞珞」下山找吃的……

國外也是一樣。重災區意大利，有網友捕捉到野豬半夜在街頭覓食，有馬兒在人煙稀少的小巷子裡東張西望，還有成群的羊在街上啃草……旅遊停擺，遊客銳減也讓許多地方發生了變化。比如水都威尼斯，因快艇的柴油引擎污染而渾濁了多年的運河正日漸清澈，水底出現大量小魚，有老人說「活了60年沒見過這麼乾淨的河道」，而最新報道說竟然還出現了海豚；最有趣的當屬美國芝加哥水族館，那裡的企鵝群因為疫情閉館而被「釋放」——院方把牠們放出原本的棲息地，讓牠們在全館內「自由探索」，隨便散步感受「遊客視角」，以觀察企鵝原本的探索能力……

如果不是人類這次按下暫停鍵，傲慢的我們真不知道自己還有這些鄰居吧？宇宙從形成至今已有137億年，銀河系形成至今有120億年，太陽系形成至今不足50億年，而地球形成至今，約46億年。如果把地球這46億年化作一天的24小時來看，恐龍時代出現在深夜23：30，存活了10分鐘。靈長類登場，是在這一天的最後十分鐘。人類登場，是在這一天的最後20秒。至於5千多年的「人類文明」，只有十分之一秒。

而就是這十分之一秒的人類，如今卻自以為是一切的主宰，一切以人類為中心，一切以人類的需求、審美、倫理來安排其它物種的生存狀態。聯合國最新報告顯示，在全球800萬物種中，現在約有100萬因為「人類活動」而瀕臨滅絕。

只是，新冠肺炎疫情正在教育我們什麼叫「命運共同體」，沒有人可以活成孤島，更沒有物種可以獨善其身。那句名言怎麼說的來着？「在把其它物種推向滅絕的過程中，人類也在忙着鋸斷自己棲息的那棵樹枝」。

百家廊 付秀宏

萬物皆有情趣

萬物皆有情趣，對於豐子愷先生，需要多費些筆墨。豐先生是浙江桐鄉人，自幼喜歡畫畫，邊讀《千家詩》邊臨摹《芥子園畫譜》，10歲時就有私塾先生請他畫孔子像，掛在塾中供人禮拜，成了當地知名的小畫家。

豐子愷喜用毛筆勾勒趣味深長的簡筆畫。1924年，他的成名作《人散後，一鈎新月天如水》在雜誌上發表，畫中僅有近處的桌子、茶器，遠方一輪彎月，寧靜悠遠，如鈎的新月預示着將來重逢的圓滿，畫面中彷彿有餘音裊裊。他的畫造型洗練，含蓄深致，萬物在他筆下，不但富有情趣，而且具有靈性。朱自清對豐子愷評價是——那些畫猶如一首首帶核的小詩，情致搖曳；又似梅子酸甜適口，愈品愈有味兒。

1933年，家鄉石門灣。豐子愷用自己的稿費蓋了緣緣堂，高大、軒敞、明爽、深沉、樸素。緣緣堂的取名來自弘一法師，1926年豐子愷請法師寫堂名，當時法師寫了許多風雅的字讓豐子愷抓鬮，他摸到第一個字是緣，第二個仍是緣，於是得名緣緣堂。豐子愷喜愛「紅了櫻桃，綠了芭蕉」的句子，他在緣緣堂的院子裡種滿了芭蕉和櫻桃。有一天，豐子愷小女兒豐一吟放學回家，看見櫻桃樹上結滿了櫻桃，驚奇地問：「咦！我早晨上學去時，櫻桃還沒長呢？」豐子愷在一旁呵呵地笑，他把一串串櫻桃摘下來給一吟吃。原來這些櫻桃是豐子愷買來掛上去的。豐子愷自稱「兒童的崇拜者」，這非凡舉動契合了兒童的情趣。這就難怪產生《阿寶兩隻腳，凳子四隻腳》、《瞻瞻的腳踏車》、《爸爸回來了》等生動靈氣的作品。

記得日本作家吉田兼好寫過這樣一段文字：「對於我來說，賞月十分愜意，早晨的露珠也有情趣，沒有任何干擾，太陽像照月亮那樣映照着露珠。岩石間激盪的流水，因少人光顧，無論何時都非常優美。遊山澤，觀魚鳥，置身水草青青之處，萬物皆有情趣。」是的，萬物皆有情趣。小草如茵，孩子在上面奔跑如心跳。我就喜歡不斷從時間與空間中提取遼遠，喜歡一個早晨看雨，另一個黃昏去看橋，因為萬物皆有無限的情趣等你來領受。有時也愛像孩子一樣滿地瘋跑，永遠癡迷做大地的棋子，那時風兒吹動我的髮梢，有鳥在不遠的枝頭鳴叫，我歪着頭想——牠們是不是很快會把這片林木叫綠？

大地上萬物皆有節日，牡丹用國色天香給人的眼眸慰藉，奔騰的大河讓詩人艾青喊叫戰慄。夏丏尊說，真正的節日不在哪個日子裡，它活在我們的心裡。捲起褲管，蹲在門口看過路的行人是一種愜意；邀三五好友，吃着滷花生月下小酌，也是一種節日。散文家馬德讀《茶經》深有感慨，讀到「煮」一章時，陸羽一下子坐到了他的面前，這就是領略的情趣。他說，陸羽煮茶之水有「三沸」：其沸如魚目，微有聲，為一沸；緣邊如湧泉連珠，為二沸；騰波鼓浪，為三沸。「三沸」之狀，一下子攫住了馬德的心。呵，好一個悠然察微的茶祖陸羽，真是太會玩了！

清朝人沈復《浮生六記》中的＜閒情記趣＞篇裡，記載了他與妻子芸娘的獨妙情趣。夏天荷花剛開，一般是晚上含起苞早晨再綻開。芸娘趁荷花晚上含苞之時，偷偷把事先用紗囊裹的一小撮茶葉放在花心之中，翌日荷花重新綻開，取茶葉用沸水泡之，茶中荷韻尤絕。啊，心若琴弦的芸娘，更會玩！心是萬物，萬物也是心。交出內心的純粹，任憑耳際的清風來吹，於是心兒在我們的身體裡笑，一些來自愛，一些來自美，一些來自真。有愛就有美和真，有愛就能領略萬物的情趣。孤獨的跋涉和黑暗裡的光，因為有了內心的回應，也會產生奮鬥的樂趣。風搖過，滿目青川，彷彿一棵樹對另一棵樹的呼喚，這些都會鐫刻在時光的年輪裡。

很多人想，尋一個安靜的時間，細細傾聽萬物的聲音。無論是一草一木，還是山川河流，都有靈性和使命，有其尊嚴和擔當。發現萬物的情趣是心的修行，它也使你的情懷變得亮晶晶。笑容穩妥時刻，麥芒從麥穗上抽出金色的光芒，露水從喇叭花瓣垂下昨晚細碎的浪花。萬物因你的情趣，染上了幸福的色澤；萬物因你的關愛，向你張開舞動的雙臂。任何一株花草的生長和開放都不急，因為需要你和我來它那裡小憩。萬物從容，才能生發情趣。梅花開時，桃樹靜靜看着。白玉蘭凋落，茶樹方如火如荼地開過。要有情趣地生活，萬物和時間都需要走得慢一些，心思才能如蜜。當事物蹉跎時，疼痛只會發出刺眼的光。

萬物彈冠相慶的季節，彷彿給每一種靈性的事物加冕，披上了錦華。望着它們臉上帶着明亮，世間所有的光澤就蕩漾在頭頂。連鄰居老裁縫都笑稱自己的縫紉機為老夥伴，一架老舊的物件——尚且在他的眼裡留情，更何況一株株芳香四溢的植物呢？「歌前起舞花前睡」，這是什麼境界？那是親切又充滿人情味的萬物和心靈，那是從仁愛出發的情趣和全身心投入。遠方與詩，在通向情趣的道路上與你和我的心靈重逢，每個人、每條路、每棵樹……都有濃郁的愛的氣息。萬物之間，有着相互制約的和諧，時間與花朵、輕風與棲雲等等，都是情與趣的審美。回想幾十年前，齊白石坐在盛活蝦的清水碗旁邊，因蝦在水中的姿態生出無限情趣，內心開了一朵又一朵花。當時的活蝦，已化作畫苑珍寶，安靜地等待後人領悟。

信而有征 劉征

油畫電影

上周看了油畫般的電影《戴珍珠耳環的少女》，昨晚又看了同樣油畫般的電影《日出時讓悲傷終結》。於是，我像是剛從羅浮宮那道長長的意大利畫廊走出來，既累且滿足。因為是被鏡頭推着走，無法信步閒庭地慢慢去推敲每一個畫面的結構，油畫的細節就被統統忽略了。這反倒是件好事，可以讓那些印象最深的畫面被最大可能地保留在腦中。

比如，有一個畫面，人物穿着十六或十七世紀的宮廷服飾，正在聚眾演奏；另一幀，是在鄉間的一座教堂，亡靈和其夫一同走出來，並排站在教堂門口的馬車邊。或者，有兩名男子坐於前景的桌旁，桌上靜物分明，他們安靜地講着話，遠處是另一位畫家正在作畫。又或者，鏡頭裡出現了一張大大的人臉特寫，一個半身人像。無論如何，這兩部電影當中的一切都是油畫般的。你自然能夠從頭腦中提取之前去過的某次畫展的記憶，並產生一種熟悉感。所以不知不覺間，我竟拿起手機，把那些特別美的畫面都拍下來了。

其實這種油畫電影並不難拍，導演所面對的，都是事先設計好的畫面，演員或者不動，完全按照導演的要求擺出固定的姿態。或者，他們在這個固定的場景內做出有限的行為。因此，這類電影不會像長鏡頭電影那樣，得時刻面對迎面而來的意外。這讓它有了十分安靜的氣質。我們經常期待在電影裡感受到的恣意在這類電影當中是從不出現的，油畫電影像是嚴格的學院派，一板一眼，不出任何差錯。

但在原理上，它又不是學院的，更像廣告。需要先畫出無數個分鏡，再按照分鏡的畫面，尋找場景，並擺放物品。因此，這類電影的寧靜透漏着些許拘謹，往往美則美矣，但沒有生氣，自然也就比較小眾。即便有人領略到了這類電影的美感，準備要向他人推薦時，經常還沒開始，就先自心虛起來。因為他幾乎已經可以肯定，對方一定不感興趣，就像文章要多用動詞才能顯得生動，畫面不動的電影不能以視覺系作為自己無聊的開脫理由。

不過這類電影終究還是好的，除了油畫質感帶來的藝術美感，這類電影還讓我們感受到一種天人合一。當我們觀看一部油畫電影時，畫面裡的自然物都清晰而穩定，沒有它們，油畫電影就缺乏了油畫所展示的場景，因此這些環境就作為基礎被強調了。在那些故事性強的電影裡，自然物可沒有這麼好的待遇。為了凸顯主角，空間都是走馬燈式的，只有主角在環境間穿梭，並以此成為聚光燈下那個最被強調的人。油畫電影卻反其道而行之，先固定環境，人依託着環境小心行動。環境既然無法變化，這種電影自然就顯得抒情味兒十足。因為我們不得不關注這些畫面裡唯一在動的——人。行動間，人的那些細微情感都藏不住了，我們逐漸迷戀上這種於無聲處的情緒變化。所以，這類電影初時極難進入，但看着看着就看進去了。等到結尾到來，我們不會有故事電影那樣歷盡千帆的惆悵感，而會有一種深深的感官和心靈的雙重共鳴，整個人因此見微知著起來。

這類油畫電影固然是極少見的，但這種手法卻很普遍。譬如小津安二郎，總是固定住中景的鏡頭，讓人物在鏡頭面前穿梭或定格，以顯示克制而和緩的情緒。因此，他的電影總是寧靜中帶着來自生活本身的思考，並使生活成了一首詩。這詩喚醒了我們頭腦中那個長久被忽視的生活，使看似一成不變的日常如此藝術地展現出來。這便是這類電影的共同魅力吧，在平凡中發現異常，並將其定格於藝術。